

春色如许

王亚



王亚,作家、教育工作者。出版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一些闲时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,编著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》《四维阅读》等。

今岁春早。夜里一声惊雷,小虫们蹦跶着就醒了。瓢虫爬上新近伸出绿的荠菜叶上,鲜嫩嫩的,尽可以啃个够。早春的桃花,粉花瓣红花蕊在枝头零星缀着,小蜜蜂儿扇着透明的翅膀鼓着间了黑黄纹路的小肚子,扯长了触角,从那朵花嗅到这朵。

隔几天,零星的桃花就粉了一片。仿佛是由哪里涌出来一堆丽人,个个俏生生扭着腰肢叽叽喳喳冲你笑。那眉眼就足够勾人了,再一启朱唇回眸一笑,看的人就呆愣成了木鸡,只盼着她们多笑一笑。梨花偏不爱露个俗样子。她自傲娇在枝头,或依着新叶催发一朵,或独在梢尖浅浅一笑,即使开满了,也是一袭素白。香也隐约,不是桃花的轻薄,亦非杏花甜腻,一股子清气,简直连蜂蝶也不敢造次。

一声惊雷又如一折《游园惊梦》,一梦过后,以为仍旧是那断井颓垣,却原来早已莺啼婉转,姹紫嫣红开遍,她自立在那里淹然百媚。

“呀,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……”任是怎样潋滟或贞静的花,也敌不过雷玲的曼声一叹。

听着这一声念白,我也是平地里起了一声雷,浑身上下一个激灵,醒神了。

在春天的姹紫嫣红间,雷玲美得有一股兵气,可以夺人,眉梢眼里都流出风来。一开腔,就更让人魂也跟去了。

我每每见雷玲就犯花痴,又爱一直屁颠屁颠地追着她的戏看,展演也看,排练也看,连后台装扮也看。摇曳生姿的昆曲唱词,配上雷玲的风流模样,真真叫人爱煞了。

雷玲是我的朋友,得过一届戏曲梅花奖,湘昆演员。湘昆在郴州,小剧场像旧时大户人家的戏台。小城看戏的人也多熟识,就更同一家子似的,亲亲热热坐着,悠哉悠哉看喜欢的戏。

台上的雷玲一身小桃红的装扮,眼风几可夺人,全无需千军万马,檀板慢拍中便呼喇喇倒了一片。她拈一柄折扇唱“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,

听唧唧莺声溜的圆”,简直是噙珠吐玉,一派莺声婉转。她扮崔莺莺更娇媚,临去秋波那一转,直可以让我灵魂儿飞上半天。《锁麟囊》里又有一番别样的激越,一收一放间飞白酣畅,正该是薛湘灵的亮丽。

最爱雷玲唱的天香版《牡丹亭》,于软掷烟罗间,欣欣然可见可感。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……”曾看电影版《游园惊梦》,宫泽理惠唱这段时分明颓而又颓,执红牙一拍也拍不散的幽怨缠绵。

雷玲的杜丽娘不如此,她总能拿捏适度。她是含蓄又活泼的,眼见得春色如许,却偏叹年华似水,一些儿话不知与谁说,手中折扇开阖竟也亦喜亦嗔亦愁。仿佛将丝线缓缓悠悠捻至最细微处,又略略开阖,惊喜又收敛着,直听得春色合了水韵,铺面便至。

你尚未品咂出她心中底事,早已被她攫住,怔怔地随她去了。那眼风、身段、科白、唱腔,一些些搓揉得你也软软糯糯,摇曳起来。竟忘记了她到底是丽娘还是雷玲。

再看丽娘与春香游园,声音似乎仍旧敛着,却直可见雕梁画阁朝云暮雨,有烟波飘渺云霞流光,也有风扶弱柳雨打芭蕉,一个园子的阴晴晦明便在她们一掩面一挪移一个兰指半分浅笑里。

杜丽娘此刻浑然由高门闺阁内卷帘之后缓缓行出,看春光蔓延竟觉心惊。“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。”依旧是那样熟软地唱,无限温柔,愁绪却渐次明晰,各样锦绣不过终了一个锦灰堆,怎么不是韶光贱?

真正开始惊心要至《寻梦》。丽娘声容凉楚,唯尽其妙。虽轻吟浅唱,却形容、眼神,香肩一转,兰指一揉,都是悱恻凄迷、春愁汗漫。她那里唱道: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待打并香魂一片,月阴雨梅天,守的个梅根相见。”我竟在底下呆了,泪也漫漈得不能自抑,如自己发了一梦。

自《冥判》始,杜丽娘换了模样,成了一个情思满怀的游魂,一袭白色长帔,水袖亦白,而衬得眉眼益发幽艳。若说前情里杜丽娘眼角含春,这忽儿竟更风流起来,果然一副娇怯怯魂灵无依之状,连冥王见了亦怜,许她“随风游戏”。幸而中国戏曲曲为了追回的纠葛,最后总爱大团圆了事。

一出戏落幕,我竟怅然若失,恐怕跟了杜丽娘的丰神去了。好在雷玲在侧,春色如许,满园桃梨白桃粉虫跃鸟鸣,她在其间曼声一叹——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……

且向花间留晚照

仇媛媛

春天我总要给自己种点什么吧。小时候,我会到庭院里用目光搜寻,角落里破瓦盆扣着的地方,被荆棘条栅着的地方,已经露出欣喜了。菊花、椒红,被一场春雨洗出了精神,展着嫩叶,正承接春风雨露。月季的芽苞红了,茎也红了,每一个芽苞攥着一把新叶,慢慢地松开,几日后,茎上像撑满了小伞,春色在茎上撑开了。

女孩子们开始忙了,移来花苗,在自家的墙角种下一春的花事。守着这么个小园,像在守着一个美丽的梦。大家串门时,首先探的就是小园的花期花讯。花开堪折只需折,折一大把,分给上学路上的小妹妹,戴在头上,或别在胸前,春光被我们带在身上了呢,所以一个个都神气活现的。

如今住到了楼上,没有了泥润的园子,却仍有露天的阳台,我将一个个花盆、一株株花苗运回这里,期望它们为我留住春光。花盆是春光栖息的巢,很快就育出了像翅膀一样渴望飞升的叶片,叶子们编织着自己的梦,梦醒了散作一朵朵的花。

“且向花间留晚照”,我与花有着对望的距离,每一个黄昏,我的影子都会躺在花丛中,它们在光的安排下,亲密叠合,喁喁私语,商讨着夜间准备的花事,每一个夜里的梦,都是要变成清晨的一朵花。不知什么缘故,我阳台上花的梦已黯淡了两个年头,防盗门也不常打开了,谁也不想让荒漠对着一扇门。

一扇常常关着的门,荒芜了眼神也荒芜了心灵。忙完家务后,我唯一的风景就是文字,秦时的明月汉时的雨,唐时的烟花宋时的柳,我在文字里寻寻觅觅,从绿柳才黄,浅草没蹄,赏到飞絮蒙蒙,芳草萋萋。可合上书,目光一触到那扇铁门,就触到一堵生硬,心中的风景也随之落幕。

一日,有个同事说,你家阳台上的花真美。我一惊,忙问她是怎么知道的。她说,从你空间的相片里看到的呗。我告诉她,那已是隔年的风景了。回家我打开照片,一幅幅地看,竟惊诧于春光曾经的留驻。今春的春光还会光顾我的阳台吗?马上行动。先是清扫阳台,露出地面上乳白

色的纹理,再摆好一个个花盆,将泥土翻开,把阳光收纳进来,为花苗备好暖床。

于是每天下班,我都在为花事奔忙。仍然钟情于儿时混熟的那些花——栀子花、月月红、蔷薇花、金银花等,看到它们,就像找回了童年。一盆盆春光已经种下,只等着三月烂漫了。门也常常是开着了的,因为感觉到了春的生机,和那来自过往年月里的亲切。问讯楼上春色,重来又是两年。

喜欢那句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,也喜欢那句“蜂蝶纷纷过墙去,却疑春色在邻家”,还喜欢那句“豆花似解通邻好,引蔓殷勤远过墙”。今春还计划栽种一些攀缘的花草,让它们顺着阳台上半人高的垣墙,用活力无限的茎箭去追射春光游戏。藤状的植物会制造情调,它们不爱平铺直叙的生长过程,它们迤迤而行,屈曲弄姿,把一场看似平淡的经历,叙得婀娜而顾盼,婉转而动人。

已经搭了一个蔷薇架,白色的垣墙太单调了,理应有一套属于它们的服饰。我要看着蔷薇每天兴奋地爬上高处,然后变魔术般抖下一面锦缎,这面锦缎里有瀑布的声响。然后我坐在花架下,一边翻书,一边听春光喧哗。另一面墙的情趣,我打算交给几棵丝瓜,让它们沿着各自的路径,去编织它们的旅程,而我会它们在编织时,一路跟踪,一路参与。看它们是怎么找到一朵花的,花又是怎样将捕捉到的春光装进绿袋子里的,然后绿袋子越吊越长。期望它们的路能绕垣墙一周,能越过矮墙给邻家打个招呼,然后对主人恋恋不舍,继续为主人捕捉春光。

这些日我一有空就在阳台上忙活,我知道春光是偏爱勤快人的,我做着一切准备工作,在每一个盆里植下一棵花苗,然后等着收获春色。它们也像一篇篇文字,不同的是,我拟好了标题,写好了序言,而正文将交给春天去作,我期待着阅读这真正的华章。



仇媛媛,教师。